



《西厢记》里张生原型元稹两次入蜀 骑马向通州，除却巫山不是云(下)

□许永强

元稹一生的伟业在于他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他入蜀通州(今四川达州)创作的诗歌，与好友白居易共同创造了清浅流畅为特色的“元和体”诗，共同掀起了一场新乐府运动，把诗歌创作同人民的苦难、朝政得失以及社会的种种矛盾紧紧联系起来，使诗歌成为反映现实的利器。

壹

上表被贬 改变初衷依附权贵宦官

打击终于来了。元和四年，河南尹房式不法事发，元稹一面向朝廷上表报告，一面命令房式暂停职务由其代摄。这本是御史行使职权的惯例，却被忌恨元稹的人当作了把柄，攻击他“专达作威”，朝廷罚他一季俸禄并立即调回西台。在回长安的途中，元稹与宦官争宿，被打伤脸面。回到朝廷后，宪宗不敢得罪宦官，几位宰相本来也对元稹不快，于是加他一个“少年后辈，务作威福”的罪名，把他贬为江陵府(今湖北荆沙市荆州区)士曹参军。

与革新失败后屡遭贬逐而不肯屈服的刘禹锡、

柳宗元不同，元稹并没有安于下位，矢志不渝。他经不起打击，也经不起诱惑，在江陵任上，他变了。以前他曾以“擘肘回头项难转，人人共恶难回跋”的诗句表示过斗争意志，如今却变得情绪低沉颓丧，甚至发出“远处从人须谨慎，少年为事要舒徐”的说教。以前他敢于纠弹藩镇、对抗宦官，如今他却变为处处依附江陵尹严绶、监军使崔潭峻。当然，严绶对他“恩顾偏厚”，崔潭峻也对他特加青睐，后来和另一个宦官魏弘简一起援引元稹入朝做官，一直做到入相出将。

贰

通州司马 开山垦荒深得百姓爱戴

元和十年(815年)，元稹改授通州司马，这是他的第二次入蜀。司马不过是承旧制、设备员，而且多以处置京官迁谪外地者，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冗员散职的性质。元稹在诗中也形容自己“通州司马”的生活是“睡到日西无一事，月储三万买教闲”。

事实上，元稹在政事上并非毫无作为。元稹关注民生疾苦、关心朝政得失。《告畚三阳神文》曰：“我貳兹邑，星岁三卒。熟视民病，饱闻政失。”刚到通州时，由于通州医药条件落后，疟疾流行，他看到当地百姓的茅篱竹舍，大多被杂树乱草所遮蔽，“人家恰似甑中居”——阳光不透，空气不畅，蚊虫乱飞，虫蛇横道，极易感染疾病。

于是，他劝导百姓“大课芟铄”，铲除房前屋后的荒草、杂树，以利空气流通，阳光透射，使得人民身心健康。

元和十三年(817年)四月，通州刺史病逝，元稹代理知州务。九月初，通州“霖雨既旬”，元稹为“负输获熟者”祈霁于神，并兴修水利。十月下旬，元稹带领通州闲余劳力开山，扩大耕地，为来年的农业生产做准备，开三阳山六十里，开竹山三十里。另外，元稹还在通州南山建夏云亭。

元稹在通州的所作所为，深得老百姓的爱戴。元和十四年(819)，元稹离开通州时，百姓对他依依不舍，登高而望，目送天涯。留下了延续至今的“元九登高”的习俗。



元稹

白居易

叁

诗歌成就 创造“元和体”诗

虽然元稹一生热心从政，可是他的实际成就和抱负却有很大距离。他的伟业在于文学创作，尤其是他入蜀通州创作的诗歌，与好友白居易共同创造了清浅流畅为特色的“元和体”诗，共同掀起了一场新乐府运动，把诗歌创作同人民的苦难、朝政得失以及社会的种种矛盾紧紧联系起来，使诗歌成为反映现实的利器。

第一次入蜀因行程紧迫、公务繁忙，元稹诗文创作并不多，主要包括来往东川途中所作的《使东川并序》《褒城驿》和到达东川后所作的《黄明府诗并序》《西州院》以及《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状》和《弹奏山南西道两税外草状》二状。《使东川并序》中记录了元稹出入蜀地时沿途的风光，既有涛声如鼓声阵阵的嘉陵江“江声如鼓复如风”，也有梨花随风万片飞的“梨花万片逐江风……半落江流半在空”。

谪居通州的四年，是元稹诗歌创作的丰收期。他在通州创作了180余首即事感怀和酬赠唱和等诗，占其现存全部诗作的五分之一。

酬赠唱和诗是元稹与好友白居易及其他人之间互相唱和的诗歌和一些奉和寄赠之作。即事感怀诗是诗人因某事由的触发，抒写心中感慨的诗歌。比如元和四年元稹奉使东川时经过褒城驿，遇到旧时相识黄明府，忆起当年逃席之趣事，便又共饮尽欢，再论及当地的名胜古迹，“感今怀古”，写下了《黄明府诗》。

又如元稹在离开京城前往通州时想到37岁的陶渊明当年弃官归田“出都门”，对比同样37岁的自己却是再遭远贬“出都门”，难以抑制心中对仕宦前途

的灰心失意，于是有了《归田》诗。到达通州后不久，元稹即“染瘴危重”，不得不辗转兴元疗疾，而好友白居易也在此时降为江州司马。听闻白居易被贬的消息，病中的元稹十分震惊同时痛心不已，作下了流传千古的泣血绝唱《闻乐天授江州司马》：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白居易读了这首诗，顿时惨然神伤，感怆不已，他随即回信一封《与微之书》，信中说：“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耳。”

元稹的最高成就莫过于在元和十三年(818年)创作的新乐府诗《连昌宫词》。这是他在通州闻知唐王朝平定淮西吴元济叛乱之后，受触发而创作的，和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都是天宝末期至元和年间叙事诗大潮中涌现出来的风华绝代的作品，是新乐府中的宏篇巨制之作。此诗借题发挥，以官边老人今昔盛衰之感，揭露并批判安史之乱前后朝政的腐败，追溯招致祸乱的原因：藩镇割据、奸相弄权误国，表达了诗人对“圣君贤相”清明政治的向往：“今皇神圣丞相明，诏书才下吴蜀平”，又在结尾点明全诗旨意：“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痛斥用兵的罪恶，主张“消兵”。

长庆元年(821年)，元稹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这时他已是和白居易齐名的诗人，穆宗皇帝也很喜欢他的诗，致使官中人人都知道方今有个“元才子”。次年二月，元稹当上宰相，这是他平生最得意的时候。可是，处在朋党之争的痼疾中，元稹再次被人诬陷攻击，先后被贬通州、武昌等地。大和五年(831年)7月22日，53岁的元稹暴卒于武昌军节度使任所。